救亡日報

沫若

本報已呈請黨政機關登記　第三九一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卷

營業部：桂西路二十六號　編輯部：太平街十二號

報價（國幣）　零售三分　國內郵費每月一角五　三月二元九角五　半年四元五角　全年八元　一月九角

廣告刊例（實價國幣）　1.報頭兩旁每日每方五元　2.中縫前後各五方每日每方二元　3.新聞版另議

西班牙政府表示 抗戰到底

（中央社倫敦五日合衆電）西班牙駐英大使館發言人，昨晚十時四十分，對合衆社記者稱，西班牙政府，仍將抗戰到底，外傳西班牙政府求和事，完全不確云。

（中央社法國彼爾比南城五日路透電）西班牙難民越界進入法境者，約達七萬人，兩國當局對於難民問題，已擬妥方法，邊境情形已不如前數日之紛亂。

犯晉東敵即可肅清

原武陽武我轉移陣地

（中央社垣曲五日電）上月三十一日一度被敵攻陷之遼縣城，經我增調部隊反攻，已於二日爲我克復，現我軍正分途追擊，犯晉東之敵，想不難肅清。

（中央社洛陽五日電）東竄犯屹塔石水寨（武陟東）之敵步騎五百餘，坦克車八輛，一日晨向我姚齊營南賈（武陟東南）進犯，經我某某兩營節節伏擊，受創頗鉅，當晚入竄蕉嶺，我正跟蹤追擊中。

（中央社垣曲五日電）一日下午與我在霍縣以東峪里王家里關崖對峙之敵，經我派隊襲擊，激戰竟夜，二日晨因濃霧，敵步兵未敢活動，僅藉砲火向我岳圍峪里關家山楊家莊陣地猛射，並施放毒彈甚多，午刻我楊營及艾團，分由杜莊廣凸出擊，南北夾擊激戰至下午四時，敵終未得逞，刻仍在激戰中。

（中央社洛陽五日電）詹店之敵步兵四百餘，砲四門，三十一日經詹店（修武附近）分兩股東犯，經一度激戰後，我爲便利游擊計，退出原武縣城。

（中央社洛陽五日電）封邱敵一部步兵百餘，騎兵五六十，附小炮八門犯我陽武，與我游擊隊遭遇，激戰二小時，我向×××一帶佈置有利陣地，陽武即被敵陷。

義法西斯蒂 痛詆羅斯福總統

（中央社羅馬三日合衆電）義國各報近日對美總統個人誹謗不遺餘力。甚至有以侮辱之詞，謂總統身體上有缺點者，美政府今日因此特向義大利正式提出抗議，美駐義大使索利瀠斯，於今日將抗議書送交義政府。按義各報在新聞報編者及墨索里尼非正式發言人蓋達領導之下，抨擊美總統之情形已至於極頂，美抗議書內稱，美政府固不反對批評美國及美之外交政策，惟義報對總統個人，肆加抨擊則美政府實認爲有正式採取行動之必要，若干義報，竟推斷總統患有癲癇病，致其「神經錯亂」者，民報喻總統爲「和平之第一公敵」，新聞報編者蓋達在該報之第一版上著有長共三欄之社論一則，謂總統爲「歐戰問題之擾亂者，與國際紛亂之鼓勵者」，此外更向美國人民提出警告，謂總統之主張，將決定美國人民今後之生命與利益。

美國出售軍火 爲牽制侵略國

（中央社華盛頓四日合衆電）在羅斯福總統與孤立派參議員對於美國秘密售賣飛機與法國之糾紛尚未解決之際，英航空部突然發表已在美訂購偵察機二百五十架，教練機四百架。同時，美飛機製造商家亦宣稱，各廠將供給英法兩國戰鬥機三百五十架，故參院軍事委員會將於下週開會討論外交政策之糾紛。

（中央社巴黎四日哈瓦斯電）美總統羅斯福日前與該國參院軍事委員會各委員密談情形，頃由此間負責人士加以評論，略謂德義日三國反共公約現有改爲軍事同盟之勢，影響所及，美國實與英法兩國其共利害，此次羅斯福總統之作此表示乃圖牽制之耳。關於德義日三國訂立軍事同盟事，德國駐日大使沃特，義國駐日大使奧列蒂，昨日與日本外務次官澤田進行談話，聞所討論之要點，乃爲此項軍事同盟，應否訂定關於簽字國之一與蘇聯開戰時，抑與任何國開戰時，其他二簽字國均負有援助之義務云。

意將向法提出要求

一時尚不敢輕率冒犯

（中央社倫敦四日路透電）據可靠消息義國首相墨索里尼當於日內向法國提出要求其性質尚屬溫和，但須立即獲有滿足，黎共舉犖犖大者共有四端（一）東非洲法屬直布底港通至亞第斯亞比巴城之鐵道，由法國公司經營，應讓予義國接辦（二）直布底港成爲自由港（三）北非洲法屬都尼斯境內義國僑民，在法理上所處地位，應予修正，（四）法國政府應允不在地中海科西嘉島建造防禦工事，亦不設立軍用飛行場，以上各項，聞係義國最低限度之要求，倘不立即予以滿足，則義相墨索里尼或當以提出領土要求相威脅，亦未可知。

汪精衛又發謬論

（本報香港訊）香港「南華日報」一月三十一日發表汪精衛「答客問」一篇，措辭荒謬，竟謂日本無滅亡中國之意，全文重點，在挑撥國內團結，見者齒冷。又訊，巴黎「小巴黎人報」記者，上月在河內訪汪，談話大致與上述無異，足徵外傳汪有悔禍說不確。

時評　最近的歐局與我們的抗戰

意大利法西斯蒂幫助叛軍攻下了巴塞龍那之後，歐洲局面又顯出了異樣的緊張，墨索里尼慶祝叛軍勝利的時候，他的黨徒公然高呼「向巴黎前進」，而接着，他的盟友希脫拉在國社會大會上，也正式地聲明了假使意國與他國發生戰爭，德國必將出全力爲意國聲援，看情勢，歐局真有一觸即發的可能性了，有許多人已在憂慮，萬一歐洲眞的發生戰爭，是不是會影響到我們的抗戰？

上一次英法兩國藉避免戰禍的美名犧牲了捷克，達拉第當時以爲出捷克去餵飽了德國之後，自己的危機可以緩和的了，那知這一次直接受威脅却輪値他自己了！法國前一個時候的局面，可以說是窘透了，犧牲了捷克之後，對蘇聯的關係，已遠不如從前了，英國呢，這位實利主義者究竟能替自己出多少力氣還是一個疑問，而德意兩國，却一步也不放鬆地威脅匈牙利和中歐小國加入防共協定，對法國取了包圍的姿勢，法國目下，已經到了無可再退的時候了，他在這時候唯一的出路，就是一方面對蘇聯維持原有的友誼，他方面竭力地爭取和平主義的另一個有力的國家來强化和平陣線的力量，這個國家就是美國，這祇有一看最近法國對意態度的强硬，和德國海通社揑造法美兩國已經締結軍事同盟這些事實，就可以明瞭的了。

的確，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最近行動，已經對世界和平貢獻了相當有實效的力量，在一方面他用允許一切軍需品售與英法兩國這行動來强化和平陣線國家的軍備，他方面在精神上也對和平陣線國家以强力的支持，和對侵略國家以有力的制裁，慣作大言壯語的黑衣宰相，在這種無言的威前面也祇能沉默而息了，希脫拉呢，他的拿手是乘虛打刼，看見對方有備，他是還不敢立刻挺身出來和英法美蘇的聯合陣線對抗的。

綜觀歐局，雖則密雲不雨，任何時候都有爆發戰事之可能，但是到今天爲止，祇有愛好和平的國家有決心用實力來尅制戰禍，還不是一件可能的事情。我們希望美總統的聲援能繼續下去，一方面鞏固和强化這近來陷於弱勢了的和平陣綫，他方面希望張伯倫能從這種行動和反應中間去獲得教訓，不要再希望用空言和讓步來換取「和平」。

歐洲局面，我們觀察一時還不致立刻會有戰事勃發，那麼對於我們目下的抗戰局勢，也不致會有多大的影響，我們祇有向着既定的方向猛進，因爲我們的抗戰實際上就等於保衞和平。（雲）

通山崇陽予 湘鄂邊游擊

（中央社平江四日電）我游擊隊三日晚在通山崇陽間，以兩路伏擊姿態，又予敵以重創，當時一路偵知白霓橋之敵百餘，正由公路向崇陽運動，我軍乃埋伏路東之高家嶺，待敵經過，依居高臨下優越地勢，予以密集射擊，斃敵十餘，并獲槍彈甚多，[illegible]退，另一路偵知南林橋南約三里之銅盆嶺有敵一中隊盤據，并築有工事，乃于黑夜摸索前進，待近敵前，先縱火焚燬營房，繼破壞其四周架設之鐵絲網，敵倉卒應戰，被我斬獲甚衆，從南林橋之敵開砲支援，始有一部向南林橋逸去。

肇慶破獲漢奸機關

女招待多人被牽涉

（本報肇慶快信）肇慶自敵在西江增援後，情勢驟緊，上月二十日，政府諜查隊，于南岸攪塘，桃源酒店，破獲漢奸女間諜莫某一名，據供後，又在某地破獲大規模漢奸機關一處，捕十餘人，搜獲文件槍枝甚多，案情哄動一時，有當地女招待數人牽涉，均已逮案，現地方平靜，敵機時來肆擾，但民衆仍甚鎮定云。

美婦女會崇敬 蔣夫人

（中央社紐約四日路透電）紐約城婦女會聯合會，以蔣夫人在中國國難期中，以不屈不撓之毅勇領導中國婦女抗戰，特以金質獎牌一枚相贈云。

我猛攻餘杭

（上海四日電）我軍于一二八前後，各線猛烈反攻，餘杭敵受我打擊殊重，我某部連日猛攻桐鄉方面，頗獲戰果，現杭州方面敵續向餘杭增援。

貴陽被炸詳報

全市精華。付諸一炬

（中央社貴陽四日下午八時二十分電）今午敵機第二次襲筑，十一時半防空部發出警報，十二時敵機十八架，飛抵筑市上空在城內投下重炸彈燒夷彈百餘枚，即向西逸去，下午一時警報解除，全市精華，付諸一炬，死傷約在五百人以上，文化機關，如省立民教館，革命日報，貴州晨報，中央通訊社辦事處，貴陽中央日報營業部，及商務中華世界北新各大書局，俱全燬，當空襲時，全城軍警壯丁，俱出動搶救，惟因貴陽原爲不設防城市，敵機之來，市民除散避外，毫無他法，故損失之大，一時尚無法統計，現城內仍在燃燒，死傷者經各慈善機關救治，難民數萬皆在四郊山地露宿，寒風怒吼，哭聲震天，對敵機殘暴行爲，莫不切齒痛恨。

十日文萃

第七期內容

堅强信念與降低生活	郭沫若
在廢墟上生長的	夏衍
扶搖直上的蘇聯國民經濟	黃藥眠
今日的[illegible]	陸詒
不要「株連」也不要「姑息」	施誼
怎樣再建文藝通訊員運動	周鋼鳴
隔塘一帶的辦民自衞團	任重
一個日本人的自白（小說）	躬射
和平材記（連載）	鹿地亘

即日出版　每册定價八分

戰地文化服務處桂林分處征募書報啓事

本處係中宣部及軍委會政治部等十二機關聯合設立，自去年七月一日成立以後，徵募書報，不下千餘[illegible]，供不應求，茲特敬請各機關團體，出版界及各界人士，就有關抗戰書報，漫畫，雜誌等，無論新舊多少，儘量捐贈，寄交本處（桂林五美路五十二號），彙送前方，以振士氣，而利抗戰，毋任盼禱！

戰地文化服務處桂林分處謹啓

「傷兵之友社」啓事

敬啓者自本社成立以來承各界人士作如火如荼之積極響應自動服務募捐爲負傷將士造福本社同人除代表全體傷兵敬致謝忱外務希響應「傷兵之友」運動之各機關及救亡團體在爲傷兵服務或募捐時與本社保持密切聯絡并希於最短期間通知本社是幸

廣西「傷兵之友社」謹啓

訪黃琪翔將軍

本報特稿　姚潛修

北伐時代，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被稱譽爲鐵軍，這一支鐵軍，到了我國全面抗戰展開，在東戰場，在長江各役，都曾揮了很大威力，而新四軍的游擊於蘇皖等處，尤使敵人聞之破膽。鐵軍的將領中，和張向華（發奎）將軍齊名的，是黃琪翔將軍。

黃琪翔將軍，在北伐軍事結束之後，即赴歐美各國，研究軍旅和政治，「九一八」變起，乃領導留德學生，從事反日救國工作。其熱心民族統一戰線，深爲僑德各界同胞所欽服。當國內團結一致，上下決心抗日之際，黃將軍便馬上奔回他所熱愛的祖國懷抱裏。

「八一三」炮火，把抗戰展開，黃將軍即協助陳辭修（誠）將軍，張向華將軍等，轉戰於東戰場各線。後來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又受陳辭修部長之敦勸，任副部長。迨軍委會軍訓部成立，白健生將軍任部長，又請調黃將軍任副部長。在抗戰第一期，黃將軍是已稍稍的展開他的救國經綸的。

記得是一個午後，特去訪問黃將軍。到了他的寓所，才知在部裏還沒有回來，便和黃夫人郭秀儀女士談些慰勞將士和保育難童等工作的情形。不很久，屋外有一陣皮靴聲，一推門進來，現出一個軒昂挺秀的身材，整潔合度的戎裝，而且非常明朗而謙和微笑，嘴上雖然留了髭子，可是依然！顯着年青的氣概。嘹亮的聲音，使客室裏的空氣，格外的愉快諧和：這正是黃琪翔將軍。

記者說明了來意，黃將軍便十分謙遜地說：「沒有甚麼值得訪問的。——我們隨便談談吧」。一開頭我們從汪精衞這主和賣國談起，黃將軍以爲：「汪精衞這次舉動，並非偶然，他的爲人，我們很清楚的：並不是一個政治家的個性。他，威也可以嚇跑，利也可以誘跑，……那裏是個政治家的風度？雖無，他很會寫文章，也很會說話，那也不過是個紹興師爺。也可以說，汪精衞是紹興師爺發展的最後一個階段。像這種人，不會成甚麼事，也不會有甚麼影響的」。

問到黃將軍關於軍訓的情形。「十年來，我差不多與軍事上沒有多大關係」。黃將軍說：「抗戰，才把我又重新捲到軍事機關裏來。軍事教育，在我自己，並沒有建白，只是自己在工作中來學習」。說來是那麼虛懷若谷。黃將軍繼續的說：「我們和敵人抗戰，實在是彼此吃力的」。

「起初，過高估計敵人，過低估計自己。敵人數十年的軍國基礎，固不能太過輕視，可是經過一年半的抗戰，精神方面，我軍實表現出很偉大的力量。在任何部隊裏，在任何一個戰場上，衆口一詞，都說：敵人不過仗恃飛機大砲，別的沒甚麼了不得的。過去，因內戰，我們的軍訓和裝備，無可諱言，是不及敵人。但在抗戰之後，都已逐漸的改善。而且，在戰鬥中間，從敵人學了不少的東西。雖說我們的戰士，有很大的傷亡數目，然而我們却沒有白死」！黃將軍說到這裏，從他那一雙亮晶晶的瞳仁中，射出兩道熱熾的光芒，似是悼念殉國的志士仁人，又像是懷着勝利在望的喜悅。「訓練，當前是很重要」。黃將軍又接着說：「訓練的方針，都本着最高的決策。計劃在敵人侵入武漢竄進廣州兵疲師憊的很短少的時間之內，把前線上曾經建立了戰功的部隊，調到適宜的地方，加以訓練補充。給他們一個認取一年半戰鬥上，敵我兩方面的經驗和教訓。一切工作，都正在進行中。我們遵照委員長政治重於軍事的訓示，把各部隊好好的整訓，都使之進步，到某一時期，定有新的活力。一旦敵再無力攻我，我有反攻的力量，總反攻的勝利，那是不成問題的。」

記者深知黃將軍一向關心救亡言論，因而叩問在第二期抗戰中，新聞工作者應該努力的方向。「這個，我就不敢說了」。黃將軍謙遜了之後，終又表示了他的寶貴意見：「不過，自汪案發生之後，在政治上，使我們知道：鞏固民族統一戰線，仍須繼續努力，對於和平動搖份子，大小漢奸，都要加以嚴厲的誅伐！此外，從汪案上，我們也可以看出：離開抗戰，要想得人擁護，那是很難的。抗戰，已使我們愈加團結。希望中國統一團結，繼續直到抗戰勝利。現在，眞正適應於團結；可是，將來與現在，是不可分的；好的現在，一定也有好的將來。壞果，一定會有壞因！希望大家集中精力，多種善因，鞏固民族統一戰線，擁護最高領袖，抗戰到底！從共同抗戰，進到共同建國」！

電話鈴聲，打斷了我們的談話。黃將軍因有要公，必須馬上出去，使記者少聽很多明快透闢的匡時高論。

救亡日報復刊　再接再厲　黃琪翔題

也是在堅苦戰鬥中的 廣西兒童戰時服務團

廣西兒童戰時服務團，是在各部門的救亡運動，在桂林瀰漫展開的去年十一月中成立的。他代表廣西兒童的堅强和熱忱，因爲他的誕生和成長都是在比別的兒童團體都艱困難的環境裏。

成立的緣起，是一羣廣西的小朋友共十九人，給去年來桂林的政治部孩子劇團的「孩子們，站起來……在這抗戰的大時代……」的歌聲呼喚提醒，而組織了廣西兒童戰時服務團。團長才十三歲的黃富生。

團址在中山紀念學校內一間小小屋子裏，屋內簡單的用具是向學校商借的。由於這一羣小朋友（一月前增到二十一人），大的十六歲，小的六歲，他們的努力，還有政治部所屬抗宣一隊抗敵演劇九隊的大哥哥們經常給他們指導，在極端困難的經濟條件之下，做着一件件工作。

他們分做劇務，歌詠，壁報，圖畫，演講等各股。去年曾第一次的參加過孩子劇團在省府大禮堂的公演，以後由省抗敵後援會給款救濟卅元在桂林近鄉大圩墟，潭下墟，雙潭墟一帶做慰勞傷兵工作八天。並且幫助潭下墟小學組織了孩子團體。今年上月二十一日又在省府禮堂單獨公演過「兩兄弟」「團結起來」「梨膏糖」「捉鬼子」等劇。並參加「一二八」（六日）的公演，而最近又要參加桂林兒童團體座談會招待文化界的公演。這裏有着叫人驚異着他們工作的熱情的感人的事。就是上月二十一日他們在省府公演時，因爲沒有鏡，竟把一部分團員的衣服進了當鋪。

由於岩洞教育指導委員會指派，在木龍洞工作。他們每日上午十時出發工作。岩洞裏有他們壁報，他們歌唱演劇，至下午一時爲止，這成爲他們目前主要的經常工作！

以後呢，那小小而能幹的黃團長說，要把工作向鄉間展開。這，靠着他們自己的努力，以及本省黨政當局的領導和其他團體大哥哥們的幫助，自然是不難做到的。而且這團體將會更擴張，由二十一個小朋友而一天天增多的。

但是目前經濟的困難，常常打擊孩子們的勇氣，而且可怕的威脅着這團體的發展！

自從大轟炸後，那本來是三十一團員中的幾個，因爲家裏被炸了，只得離開團體隨着父母下鄉去住。他們雖住鄉下，有幾個還每日奔走數里路來團工作！有的因爲住在大墟等離得太遠的地方，也能隔數日來看一看他們的工作！[illegible]熱忱，但是爲了團體沒有錢，無法供給他們膳費，這種因轟炸而日漸增加的情形，叫團員漸漸和團體疏忽或離去，這是團體發展的一個危險！

我們常常說着培植我們强壯的下一代——下一代啊！那末快給我們的下一代以指導和至少的物質幫助吧！（海）

學·生·軍·團

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第一課

在第二期抗戰的新階段中，「宣傳重於作戰」需要大批的新聞幹部。記者學會爲了應戰時的必需，在桂林開辦戰時新聞工作講習班。學生軍團這個龐大的青年集團，同樣的開辦了一班。我慶幸得了參加，在這裏，謹向記者學會諸先生致親熱的崇高的敬禮！

三日下午六時，第一三團參加的廿位同志和我們第二團同志三十多人，懷着滿腔的熱情，露出了興奮的臉孔，在一盞汽油燈底下，百多隻閃光的眼睛，觀察着這個寬闊的桂中大禮堂每個沒有燈光的黑暗的角落，緊張的氣流。

「李同志，每個人學到這種新的技術，正好像得到一部並不是笨重的機關槍一樣；我們這一羣，更是新的輕便的機械化部隊。你以爲對不對呢？」老黃滿臉洋溢着學習的精神，讚揚地問。

「這樣的工作，在桂林是空前未有的創舉。那末，學習的機會那當然誰也不肯放過的！機械化部隊能夠買得到的，它是千金也難買得啊！」敏銳的陳同志，像先天有了新聞記者的機警性似地，搭上了嘴。

『立正』口令發出了，我們彷彿接觸着電流。過軍隊生活的我們，祇有以一致而嚴肅的[illegible]能[illegible]的講[illegible]學得的飽[illegible]我們並沒有正式舉行開學典禮，祇是在嘹喨的熱烈的掌聲中開始了第一課。

「今晚我能夠與廣西優秀的青年在一起研究，我感覺到無限的興趣和欣喜。」馮乃超先生這樣親摯地開始了話頭，接着繼續說：「目前最重要的是思想戰。但，爲了要展開這個鬥爭，首先應該積極的廣泛的進行宣傳戰。」幾十隻靈活的手，迅速地寫着這寶貴的言詞。並沒有一個人願意把它溜過去，糊塗了事，十足努力學習地逐一的抄下來。

「法西日本軍閥的宣傳戰和思想戰，在國內是高壓的防禦戰；對國外是積極的進攻戰。但，它底主要的對象：國內自然是高壓、欺騙和麻醉日本人民，尤其是日本的勞苦大衆；對外就是中國和蘇聯。曲解三民主義，認共產主義爲死敵。」

最後，馮乃超先生興奮地說：「抗戰是長期的持久的。我們必須闡揚三民主義，把它發揚光大起來，使全世界人士明白；使日本人民理解。譬如：在戰地有些人寫「殺盡日本鬼！」我們則寫「歡迎日本戰士站到我們底陣線裏來！」你們以爲誰對？誰不對呢？」的確，法西斯日本軍閥的趕日本人民出了農村、工廠、學校、商店、作坊來華作戰，傷亡、失業、孤苦、飢餓、受盡人間的痛苦。然而，戰了一年多，日本人民到底得些什麼呢？利益嗎？幸福嗎？愉快嗎？（亢流）

抗宣一隊工作近況

自從留屬行營政治部的幾個工作隊：抗宣一隊，抗敵演劇九隊，電影放映二隊，新旅劇團等，在去年來到桂林後，桂林的救亡運動確是更加活躍了，一二八的聯合公演是最熱鬧的，並且在十字街口排列的各種壁報，竟多得像開展覽會一樣。

他們工作隊，除了自己努力於工作外，常常指導那些小弟弟，小妹妹，像廣西兒童戰時服務團，兒童教育團的團員，兒童保育院在兒稚山岩做岩洞教育工作，也是由於抗宣一隊幫助組織成立的。

抗宣一隊有二十個隊員，吳狄舟隊長很能做大哥哥。他們把經常的工作分做四部分：岩洞教育；宣傳工作；文字工作和四鄉工作。每部分有五個工作隊員和工作隊本部。

他們担任雞山岩的教育工作，將工作分爲維持秩序，宣傳和教育三個步驟，現在已做到第二步工作，估計在一兩星期後可以做到第三步的工作。

在桂林的附近，有××工廠，他們五個四鄉工作員，每日上午去工廠工作，組織了數十工人，並且工人子弟三十餘人。在本月八九十三天，他們約同廣西兒童戰時服務團，去××工廠作大公演。廠都貼有壁報，並且發起在最近舉行一次桂林各救亡工作團體壁報工作座談會。

每星期二下午二時，抗宣隊，抗敵九隊，放映二隊，新旅劇團等團體舉行時事座談會，並檢討工作。這是經常的給他們自我教育交換意見的集會。

除了工作和自我教育外，常常幫助小弟弟小妹妹，也是他們的重要工作。

桂林兒童團體座談會 今晚招待各界

桂林兒童團體座談會，昨日下午假東膠街國民基礎學校開第四次會議，計到有新安旅行團，新旅西南工作隊，兒童教育團，廣西戰時兒童服務團，中山紀念學校兒童戰時服務團，兒童保育院，救亡工作隊等兒童代表二十餘人，由廣西戰時兒童服務團主席，討論招待各界大會應如何佈置，出版「小戰士」等問題，聞招待會地點已決定假樂羣社大禮堂於今晚七時舉行云。

聞節目有兒童歌詠、話劇、快板等[illegible]

罌粟花般繁榮的上海

方明飛

這些話足可以代表一般上海青年們的吶喊，實際上很少有人能够幸運地履行自已的要求，出於家庭，經濟各方面的關係未能自身解決，他們每每不能如願以償，依然在上海苦痛地活下去。

記得當八一三抗戰爆發，我軍英勇的打擊敵人獲得全世界人士的驚異和讚美時，連「大英」「法蘭西」的西捕印捕華捕都向黃包車夫客氣起來，迨陣地移轉戰事西遷，那無情的指揮棒和大拳頭又坦然地施諸勞動階級和小販了，這次來到上海，在電車內新發現賣票員的窮兇極惡又進去「另一階段」，這班人的靈魂已成爲洋人的忠實奴隸，忘掉自已的祖先原無足怪，但是我却禁不住替上海的同胞氣憤，要是中國果眞亡掉的話，亡國奴的枷鎖恐怕也會免不掉他們的份吧！我眞不明白替洋人辦事的中國人和苟安樂業在洋人庇護下的高尚華人，究竟在打什麽主意？

還有一樁令人敢怒而不敢言的現象，在馬路上時常可以看到，就是二三成羣的東洋鬼，提着手杖，大搖大擺的招搖過市，兩隻手义在腰際，一個人要佔上三個人的空間，那派龍行虎步目空一切的神氣，凡是稍有血氣的中國人看了沒有不冒火的，可是實際上無論路面如何擁擠，你得小心讓開他們的行列，要是大意點碰着他們或者是踩了脚尖的話，那就恭喜碰鬼，倒霉活該。記着，巡捕是不大干涉這些事的。

有一個時期，上海完全被恐怖的氛圍所籠罩了，每天打開報紙差不多都有暗殺鉅案發生，暗殺的方式除開槍擊，淹溺勒斃之外，最流行的算是利斧砍腦袋，暗殺的人物有抗日志士，僞新新貴，漢奸奸商及一批無名人物，不管敵方的特務工作網是如何周密，「黃道會」的爪牙是散布得怎樣寬廣，我方特務員的活躍依然無礙，隨時隨地英勇出色地給予敵僞以致命的打擊和威脅，這效果，是不在滬郊游擊隊之下的，固然，光榮的犧牲也是在所不免，我們除開深致哀悼和景仰之意外，更應如何來學習那大無畏的戰鬥精神呵！

恐怖，興奮，靡樂混合交織底氛圍，現已籠罩於滬西一帶，那裏有比「利生公司」「一八一」還要華麗堂皇的大賭場，輪盤賭，單雙，大小，牌九，撲克，廣東賭……應有盡有，大一色，俱全，至於供奉賭客底大烟，紅丸，白麵，大菜，洋煙洋酒，也是一律免費，任客索取，每日獲利不在五萬元以下。至於小型的賭窟，更是鱗次櫛比，彼輩均冠以「洋行」「俱樂部」等名義，有一共同特徵，就是賭客只准輸不准贏，如果某客財運高照，滿載而出，不啻自速其死，不是在半路遭受暴徒狙擊，死於非命，就是寓宅突被搶劫，損失不貲，總之，賭場方面僱用一批强徒，不惜以任何强暴手段，務使其流出資金完璧歸趙後而已，對於這類案件，捕房方面是不大熱心來管的，公共租界當局明白表示：「日本當局不誠意制止此種賭場之勃興，租界方面實無法執行其任務」事實上，許多暗殺案發生之後，根本就沒有勞駕捕房，而由日本憲兵移屍掩埋了事。

至於麻醉品的流行，也隨賭場之勃興而昌隆，滬西一帶公賣公吸，煙鬼趨之若鶩，敵方毒化華人之計劃，在上海可說已完全實施無遺。

表面看來，上海是漸漸走上繁榮之路，然而我們只要冷靜一下，就可嗅出那死屍般底腐肉臭味來的，這都市已經失掉靈魂和純潔的本質了，沒有文化，沒有自由，沒有眞理，充滿了罪惡，恐怖，淫爛奴性交織底氣息，這氣息被每個上海市民所呼吸，這氣息被融解在每個市民的血流裏，上海的人口在「量」上固然顯著地增加，可是從人種學的立場看起來「質」的變化却特別可哀了，因爲，每個醫生都不會在那血流中驗出任何最輕度的中毒現象來的，可是那心靈的中毒却特別顯得可怕，失去了那最可珍貴的人的意志和主宰，從形而上學的眼光裏看來，在所謂繁榮的上海廣大區域裏，那裏會找出一個人來呢？眞是一窩數不清的豬羣而已。

嬌豔的罌粟花，它的果子，是泌着乳白色的毒汁的，今日的上海，是敵人灌養下的繁榮而含毒的罌粟花喲。

傷兵的話

洛汀

「我們一連人，還餘下五個健壯的好人在火線上，連長是首先帶花了」。追憶和興奮的情緒，交織在他火樣的熱的心靈裏，拼出了這幾句話！

「你就在田家鎭那樣的激戰下，負傷下來了嗎」！我把頭挨近他的創傷，向他追問着，想探知他負傷時的情況。

「是」！他吐出了一口烟霧：「可是當時受傷并不重，當我負着步槍大刀，退到了離火線幾里外的地方，就碰到了一個鬼子兵，帶着機關槍、大刀，坐在地上敲着烟斗，四面張望着！他看見了我，馬上站起來向我叫喊着：「來來！拿槍來」！他并沒有用怎樣兇惡的態度對我。僅僅地在面上堆滿了日本軍閥奸巧的氣容，他以爲我是一個順服的支那傷兵呢」？

他興奮地抽了一口氣，失神的眼睛，瞭望着窗外幾株稀落的樹枝，滿意地笑着。

「你想，我眞把槍刀交給他嗎？我眞向他求命麽」？他情緒異樣激烈地，像是向我追問着：

「哼！乘他一個不備，奔了過去，一手抓住他的機關槍和大刀一手拿出我自已的大刀向他砍去，可是，大刀被他阻擋了，而且被他拿住了，於是，肉搏起來，滾在石頭上面。最後，我掙脫了右手，把他壓在地面上，拾起大刀，刺中在他心窩裏，哈哈！大刀像樹枝一樣在搖搖豎立着，污血濺在四週的石頭上面。可是，側面奔來了一個鬼子兵，子彈跟着吼聲穿過了我的左臂向空中飛去了。幸我眼靈手快，暈倒在地上時，我用盡力氣，抓住機關槍，就朝他放，媽的！他像水牛一樣地倒在地上」。他露着異樣勝利的微笑，在回憶着！

「我們代表了全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向你們英勇的抗敵將士致最敬禮！你們，引起了全世界人士的敬仰與同情，中華的優秀健兒……」，我打破了沉寂的空氣，熱烈地說着。

他急忙轉面向我：「算什麽！當兵殺敵保民，是軍人天職，可是，我們的任務尚未完成，使中途受傷退後，這倒是我們不安和慚愧的地方」。

「哼！像水牛一樣地倒在地上」，他像在回味着！突然，提高了嗓子，眼睛向我盯住：「你不要把鬼子估計得都是這樣勇敢呵！這兩個樣兒，是極少數，他們內部大部士兵的情緒，的確不及我們，每當敵我激戰時，或敵人被我包圍，或敵人戰勢不好時，他們的營長或連長，必定高豎起鮮白的旗子來，在旗子上面畫着紅太陽，下面就寫着『停戰』、『和平』、或『休息』等字樣，當旗子一高揚起來時，他們的兵士的揮手鼓掌和呼聲，就充滿了一片[illegible]對他[illegible]着。[illegible]的砲火，却來得更加猛集了」！他情緒裏充滿了雄勁、興奮、希望、熱烈的火焰，他的失神的眼睛，瘦削的面孔，都像被酒氣薰紅了一般！

這時候，我的情緒，整個的融化在他的談話中了！我的四週，立刻出現了一幅肉搏的鬥爭的圖畫，我沈在凝想的深淵裏了！

介紹「文獻」

謹介紹給我們的讀者以一種最豐富的精神糧食，這就是上海甯波路一三〇號美商中華大學圖書公司發行的綜合大型雜誌「文獻」，這是一本目下出版界的一枝生力軍，月出一册，每册三角，已出三册，可直接郵購。

靜靜的張家祠

——欽・廉・通・訊——

丁明

×同志：

隨着整個戰爭形勢的進展，今日欽廉的形勢是一天緊張過一天了。敵機每天都自圍洲島起飛，向欽廉及桂省各地施行殘酷的轟炸及騷擾，敵艦出現無常地在北海一帶的海面遊弋，而無辜的瀕民同胞遭劫者數不勝數，舉不勝舉，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敵人對於欽廉說不定會有軍事的企圖的。

然而，我們對於敵人的這一個明顯的企圖，也有了充分的準備。不說別的罷，就拿政治動員工作來談，就相當可觀了。

我是去年十二月十二日自廣西來的，我來此是參加當地政治部舉辦的政治隊，爲了種種原因，我們這一期—第二期未經訓練就出發工作了。接着我們後來的有第三期，當我們去工作回來，又到第三期出發去了，他們去後，又到我們來集訓。現在，一二三期的同期同志，都已經集中分配到各地去工作，三期共分成三大隊，到各鄉村組織民衆，肅奸，實行堅壁淸野，而最重要的，是把農村中廣大的勞農動員起來，組織成爲游擊隊，自衞團，準備敵人來進犯欽廉時，給牠一個致命之打擊。

蘆荻況率領第二大隊出發去了，我留政治部工作，沒有跟他們一齊兒出發去，然而，同志，明天我還是能够到靈山縣的六美大山去打游擊戰的！

一月二十日早，是全體同志出發的日子。他們去後，只餘下我和一個同留部同志，一個熱鬧的屋子，頓時悄岑靜起來了。大家相聚的濟合，好些同志似乎不捨分別，可是，爲了救國的大前提，爲了爭取明日更長久的相取，我們終於決然分別了。

同志們是全數出發去工作了。我們住的張家祠是漸漸地靜穆起來了。是的，今天的城市都已經岑靜了，然而，今日中華民族的農村和山丘並不靜啊！

本來，還有許多許多題材要寫的，尤其是我和數個同志此次自廣西千里跋涉前來的經過，跨過荒漠的原野，越過山嶺，渡過敵艦出沒的無際的北海，種種情形更需要報告，現在，一封信寫不了那許多，讓我以後繼續寫來罷！

此致

民族解放敬禮！

丁明於合浦

我們的聯歡會

作・寫・體・集　（二）

學生軍第二團生活記錄

最後又走回第三市場去買雞。

回去知道打了「飯砲」，大家都拿出「神仙肚」的本事，又繼續那準備未竟的工作，跑去厨房，又跑去隊部，還要集合籌備聯歡大會的同志，商議怎樣請各隊的代表，怎樣佈置大會，怎樣寫請代表的信，還有遊藝…………。

人手好像愈見少，事情好像愈見多，寫請代表的信還沒有人，做招待的還沒有人。

一陣嘈雜的聲音，震動了隊長房間的窗子上糊着的紙片，推定了寫信和負責招待的人。

「劉同志，古同志，推舉你倆寫信………」。

劉、古都不推辭，就執起了筆，在那潔白的紙上，迅速地揮着：

敬愛的同志們：

我們在今天的黃昏五時，舉行一個相當盛大的聯歡會，這是我們學習別中隊的作法，實在的，我們本隊和別隊的友情，到現在還未能心心相印地打成一片，這樣使我們每人都在不安和難過情緒中生活着，還有更妨礙了將來工作的順利開展！

我們熱烈地懇求你們，在隊裏派選兩個代表來參加我們的聯歡會，在會席上我們伸出了火熱的友情底手，我們盼望聽到你們生活的寶貴經驗和教訓，我們都共同的相信。通過今晚的聯會，我們全團的同志將建立起兄弟姐妹樣的友愛來！

………………………………。

「古同志，還要請你作招待」。

担任籌備游藝的同志也一樣地忙着，在指揮了歌詠隊練習唱歌之後，又要跑到國防藝術社去借劍，衣服…………。

下午再一次跑到花橋，才把東西買完。

剛把買好的東西放進厨房，符同志便跑來「喂：寫標語的紙買了嗎？」

「還沒，忘掉了，對不起」。

距開聯歡會已還有一點鐘，符同志和我只得加了速度，跑到水東門去買紙，這時心急得好像失了羣的小羔羊。

唐同志在寫標語：

「同志們！互相關心、幫助、批判、教育！」

「長官和學生兵伕的生活打成一片！」

「肅淸地方偏見，把友愛廣泛的建立起來！」

「…………………………………！」

寫完了標語，到禮堂佈置一回，「大菜」已一盤盤地搬進來，於是籌備完結，各隊代表和本隊同志便踴躍地走進來。

聯歡大會便於熱烈的情緒中開始。（淸漣）

五路軍政治部國防藝術社

夜光林

四幕劇

今明續演兩天

響應「傷兵之友」運動

導演：洪深

串演：唐若青

地址：新華大戲院

票價二元・一元・五角

有備無患

每日節省

國幣一角，月儲三元，到期還本五百元，
國幣二角，月儲六元，到期還本一千元，
國幣四角，月儲十二元，到期還本二千元，
每月又有抽中特彩國幣貳萬陸千餘元之希望，另給加紅利。
加入本會儲蓄：既能化零爲整。又可以少博多。
未入會者，請速到中南路第一百號支會入會，以享利權。

中央儲蓄會桂林支會　會址：桂林中南路第一百號

（章程任索）柳州支會：柳州小南路三十八號　梧州支會：梧州大南路九十一號

兒童魂

賴少其

在西安，我用戰抖的手讀着每天的新秦日報！這是半年前了，我遙望着南方的家鄉，日夜在受着敵機慘炸，我雖然愛西北，他的白的雪和蛋黃的平原；但我終於匆忙的回到了廣東。

是的，在一個微明的早晨，我到了有「澤國」之稱的惠州了。湖水悽淸的照着碧綠的樹，小艇浮蕩在「西湖」的堤旁。我嘆了一口氣，好像快樂又好像傷感的住了下來。不久，我又搬進了四面圍繞着水，有着香甜的「洋桃」樹的「百花洲」了，「落霞故址」金碧輝煌的牌額，和那紅牆綠瓦皇宮式的建築物，好像露珠浮在荷葉上的淸朗，我是這樣安靜的住在這里。從樓台望了出去，若是沉靜的夜，那對面西湖酒店的燈光會像魔鬼一樣閃耀着。也許會有歌聲罷？女人或男人的歌聲，那已不是「京調」或「粵曲」，而是邁往的歌詞，但是有嘆息的，是的，好像嘆息一樣。

在每一個夜晚，載重汽車像火龍的飛馳，在湖堤的樹林間駛過，這才覺悟到不是太平的時候哪！你想，這地方是怎樣迷人呀！

就是這樣的時候。和這樣的地方：在耀着波光的湖面，會有一羣一羣的小孩子坐在艇上向這邊擺來。是的，在平常是一種游樂，但現在却是一種工作了；他們是到來排戲：「木頭皇帝」，「來幾個殺幾個」……我應該介紹一下罷，這便是惠州戰時兒童幹部訓練班的小朋友！他也和各地的先進的小朋友一樣，純潔的，熱情的做着搶救祖國的工作，并且提出了三個口號：是「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不斷工作，不斷學習」，「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在每一個淸新的早晨你會聽到他們整齊的跑步聲，和熱烈的唱着救亡歌曲的聲音，身影成排的倒映在波上，尤其站在「五眼橋」的石欄杆前，望着東方光輝的旭日慢慢地昇了起來，一種偉大的民族的勝利的感覺，會使你會心的微笑！我們有了好的後代。

是在去年八月的時候罷？廈門的小孩子來到了惠州，但是幹訓班的小朋友自動的當夜便去訪問他；在兩對小手接觸的時候，他們帶着衷心慰問之情，第二天小朋友便開了歡迎小朋友的大會。後來，并爲廈門的小朋友進行募捐。

在街頭在壁上，就是到了淪陷的一日也還可以看到他們的標語，演戲的廣告和壁報。他們戴着空軍帽，在童子軍的服裝上束着一條黑色的領帶，你也許以爲他們是未來的小空軍哪！也許他們得一個人的心上，都記着我是幹訓班的學生呀！是站在民族奮鬥的前頭呀！確也有一點自滿的驕傲，因此一般小孩子或小孩子的毋親都帶着羨慕和妒忌來對待他們；說他們是「風頭十足」。開學了，他們不得不回到學校里，但是連那十歲的小朋友王桂昌也做起童子軍隊長來了。以後我因職務的關係不得不離開了惠州，但是我在報上却看到他們有三位小朋友已做了惠州學聯的幹事。

就是那結業的一天罷！師長，行政專員，縣長都拿東西來送他們；但是使我最不能忘記的是壯丁隊列隊來向他們贈旗，上面寫着光榮的「兒童魂」三個大字。

但惠州終于陷落了，他并沒有經過眞正的戰鬥，那美麗的風景和一羣天眞苦幹的小朋友，我怎麽不怨恨和懷念呢！

現在惠州又回到我軍的手裏，當我退出廣州的時候，曾聽到從惠州突圍的朋友說：謂這些小朋友中，有幾個冒着敵人炸彈去救護——傷兵，自己也受傷了！可是他們救護的方法——已教過，現在應該健康的在惠州工作着了罷？

我怎麽不怨恨和懷念呢！雖然，我們的家都受了踐踏，但新的種子是深深的埋藏在石岩中，他要經過重壓着他的石塊抽芽發花結實的。

「兒童魂」在我的腦際飄展。我不由得仰起了頭攀着敬仰與仇恨的拳頭！

我愛

周爲

我愛江南明媚的春天，
我愛十月的塞北的
雪積的平原，
我愛古長城上
深夜的悲笳，
我愛莫愁湖畔
朝暮的明霞。
我愛革命的熱火奔流，
我愛戰鬥！
更甚於愛自已的生命
我愛自由！
我愛在祖國的邊緣
英勇的死，
如果是爲了保衞
祖國的土地！

長途（十八）

夏衍

八・在憑祥（四）

我們走了兩里路，才在公路的側近找到了一處湘桂路橋樑的監工所，在這兒有百十個工人在工作，男的女的都有，這條貫通西南的大動脈，因爲廣西當局的努力，和民工動員的成功，現在已經有十分之九完成了，我們找到了監工，說明來意，表示願意出價錢買他們用過的空桶：

「那不行！」他拒絕我們，「這是國家的東西，我們不能出賣。」

這句話引得我們重新觀察了一下這個對象，矮矮的身體，藍色短衫外面加罩了一件破舊的工服，高顴骨，厚嘴唇，十足的農民容貌，但是從工人對他的態度上看，對於築路工事，似乎已經是一位專門家了。

直到我們說明了自已的身分和要這些桶的用途之後，他才答應了我們的請求，

「既然是公家用，那你拿去就是了」，他很快地說：「不過你得出個收條給我，我們這里凡是公家的東西，是一絲一毫也不能動的，儘管這些空桶沒有用處。」

我們在這位無名的英雄面前低頭！那姓謝的給我們的不愉快的感覺，在這位監工前面早就揩拭盡了！抗戰產生了新的英雄，抗戰鍛鍊了新的性格，幾年之前，誰能想我們可以有這樣的事理而守法紀的監工？可是現在，最實質的，最沒有虛飾的抗戰建國工作，是由這種新性格的人們担負着了。

把散了的書裝了三洋灰桶，其餘的祇能散裝在卡車上了，我們雇了人夫，將寄存在屋簷下的書籍抬到車上去，第一次我們大意了一點，不曾有人監督，一大堆「暴行實錄」立刻給街上的一大羣野孩子「掠奪」去了，孩子看見了畫册，當然是歡喜的。

「睇公仔哪！」口口聲聲地喊。

小小的憑祥市上捲起了一陣風波，從四週的小屋子裏，無數的小孩子擠出來了，把這種精印的宣傳品送給不識字的孩子，無論如何總覺得太浪費吧，我們用盡一切方法來防止這些孩子的「掠奪」，但是，我們人太少了，一個人站在車上，一個人看住堆書的地方，一個人押着人夫搬運，這樣，對於麕集了幾百的孩子，還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孩子們起哄了，你看住左邊，右邊的哄叫起來，回頭看住右邊，左邊十幾只小手伸過來了，勸說，沒有用，威嚇，他們向你傻笑，請路旁的大人來管束，那些大人嘴裏雖則不說，看表情就可以知道他們也希望他們的孩子能够得到一本他們自已要看的東西！天哪，四週都是孩子，憑祥爲什麽會有這許多孩子呢？這現象對於我們民族的蕃衍，我們當然十二分的慶幸，但是對於當前的工作，實在是覺得太可怕了。

怎麽沒有音樂天才？

夏里

看音樂史的時候，心裏不免有點疑問；爲什麽國外有這樣多的天才，而中國竟一個都沒有呢？雖則音樂是無國界的，到底愛國心切，不免就牽掛起來了，傻問發得多的時候，到底也找出一條最顯明的答案；中國沒有那種環境啊！像罕頓（十八世紀大音樂家）在音樂史上就分明有一條注明：因爲罕頓的祖先中混有哥羅西亞的血統，而哥羅西亞人是非常富於音樂的天性的人種所以罕頓從小就愛好音樂，實在這答案自已也很知道是靠不住的。李白是天才詩人，但他的子子孫孫并未見有大詩人，我所以這樣答，一半是由於安慰自己，一半也由於答覆別人，久而久之，也就忘了。

前幾天在省府看桂林戰時兒童服務團演戲，連帶聽了一個兒童指揮唱的歌，歌倒不在乎好不好，那位小指揮者是難得的，看樣子不外十一二歲，可不心怯，指揮得不忙不亂，（雖然唱得不十分齊整，那只是隊員不看指揮之故）記得前些時到桂的孩子劇團和新安旅行團，也有兩位小指揮者，其中孩子劇團的指揮者是很有希望的，作者曾到孩子劇團教過幾個歌，才知道他會指彈的不止一個還有比他更小的，有一天我[illegible]小的女團員指揮「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夏之秋先生作）我不覺呆了，「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不單是變調，而且變拍子是比較高深一點的抗戰新歌，這位小團員竟指揮得有條有理，毫不紊亂，這證明中國并不是沒有天才，而是缺乏教育，拿七七抗戰以前說吧！只有一個音專，却是專門的學校，未能普及，各大學雖然也有音樂系，而能進大學的中國人也太少了，抗戰後，因爲有些人覺得音樂也是抗敵建國的工具，於是自學，盲里摸里便學去了，上面那幾位小指揮便是其中之一部份。

學雖在學，但錯誤是不能避免的，糾正之人，有時候連錯在那裏，連自已也不知道，雖然在實踐中能慢慢把錯誤點發覺，到底是不够的。音樂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技術，她是需要指導的，於是得出結論，中華民族并不是沒有音樂天才，而是太缺乏教育了，環境呢……那是有的，沒有的還是教育，是音樂教育，現在，雖然連三歲小孩都會哼「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但會哼的未必就懂音樂，能哼一兩個歌，就算懂音樂，那眞太笑話了。

在這次鬥爭中，中國必定會產生很多音樂，天才，那是一定的，不過要經過很大的努力，音樂在建國過程中，會負担很重要的責任，那也是很自然的，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產生出那些音樂天才呢？那就需要動員現有的音樂家，音樂工作者，有計劃地去造就，有計劃地去培養。

和平村記

——俘虜收容所訪問記——

鹿地亘作　邢桐華譯

連載

「這位先生能說日本話麽？」

「不能，祇知道幾個日本單字。」

「英國話呢？」

「英國話和中國話都是一樣的程度，在上海學會的一點而已。」

「這樣說。沒有人能和他談話啦。」

「是的，這裏可惜沒有懂俄文的。如果有俄文書的話，也好。」

在掌聲之中，他回到池座裏了。他的笑臉就好像走江湖的賣藝人一樣卑屈，可憐。日本人還是不參加遊藝項目。池座裏分成了幾組坐着。有的在默默地吸煙，有的在胡亂拍手，——樣子就好像說：你們這些亡國奴很可愛。……蔑視着出演者們。

我想到池座裏這羣人們中間去看看。看見秋田軍醫瞇着眼向我微笑，我就乘機過去了。

「怎麽樣？我看你總有一手的。」

「啊……」他縮縮脖子，細着眼搖了搖頭。「說實話，剛才不是不想賣一下力氣的。……嘻嘻嘻……可惜沒有吃點酒，胆子壯不起來。老了，不中用了。」

「那裏話。喝一杯就精神的話，那能算老呢。」

回頭往後邊一看：朝鮮的女人們就好像看酬神戲的村姑似的，規規矩矩地把手放在膝蓋上坐着。

「我在漢口會到過你吧？」

我向其中還記得的，給人覺的有點兒，像兒臉孔的女人打招呼。

「是的。」

「你手上的傷已經好了吧？」

「是的。……多謝您了。」

用偈促的日本話道謝，行了禮。規規矩矩地合着的手腕上，繃帶還沒有解去。是機關槍彈的貫穿傷，約一個月前，在平漢線的SK地方，駐屯守備隊被中國軍隊夜襲，和秋田等一同被捕那晚上受傷的。秋田曾經說明過當時的情景——一切都好像作夢似的。連驚慌的時間都沒有，被闖進家裏來的中國兵擊倒，等還過氣來的時候，已經被細綁起來，外邊響着激烈的機關槍聲。

『眞是多謝了，……在漢口的時候，太費心了。實在，多托了您的福……』

秋田又來道謝了。原來，我訪問他們的時候，正當他們剛從前方送來，一個連一個地綑着的細麻繩還沒有從手腕上解下。恐怕受了法西斯蒂軍閥說中國殺害俘虜的逆宣傳，想到自己究竟要受怎樣的處置，他們的心境完全暗黑了。

（二十四）